

论擦音在中国语言中的类型及其主要来源

燕海雄

[提要] 擦音在中国境内语言音系中极为常见，但分布不均衡。大部分语言有 4 至 8 个擦音，南岛语的擦音最少，汉语次之，藏缅语最多。从调音部位看，齿龈擦音最多，其次是唇齿擦音、软腭擦音以及龈腭擦音等。擦音存在不同的历史层次，一部分是古音的保留，另一部分是在音系演化过程中逐渐新生的。新生擦音主要来自古塞音。

[关键词] 擦音 擦音化 类型 来源

擦音在中国境内语言音系中极为常见，但分布不均衡，有的语言多一些，有的语言少一些。中国境内语言的擦音在双唇、唇齿、齿间、齿龈、龈后、龈腭、卷舌、硬腭、软腭、小舌、咽以及喉等 12 个调音部位上都有分布(燕海雄 2011, 2012)。擦音作为前置辅音与其他音类之间的组合能力，在有的语言中较强，在有的语言中较弱。据诸多历史语言学家的构拟，古代汉藏语言音系中存在擦音音类。现代语言音系中的擦音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有的来自较早的原始共同语时期，有的来自较晚的语言分化时期。本文收集了 148 个中国境内语言或方言^①中擦音的信息，统计擦音的类型和共性，寻找擦音在系属和地理上的分布特征，进一步探讨常见擦音的主要来源。

一 擦音在中国语言中的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中国境内的 148 个语言或方言音系中共有擦音 977 个，平均每个语言大约有 7 个擦音。大部分语言有 4 至 8 个擦音(其中有 5 个擦音的语言最多，占 15.5%)，合计占 56.1%。在 UPSID (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 数据库语言中，大部分语言有 1 至 4 个擦音(其中有 2 个擦音的语言最多，占 19.6%)，合计占 57.8%。

表 1 擦音在不同语言数据库中的数量比较

擦音数量	中国语言的数量 (148)	所占比例	UPSID 语言的数量 (317)	所占比例
0	0	0	21	6.6%
1	1	0.7%	37	11.7%
2	9	6.1%	62	19.6%

^① 148 个语言或方言具体为：汉语方言 20 个、藏缅语 46 个、侗台语 22 个、苗瑶语 7 个、南岛语 16 个、南亚语 9 个、阿尔泰语 22 个、印欧语 1 个以及混合语 5 个。本文民族语言的擦音数据来自孙宏开等(2007)，汉语方言的擦音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

3	7	4.7%	47	14.8%
4	22	14.9%	37	11.7%
5	23	15.5%	26	8.2%
6	21	14.2%	28	8.8%
7	18	12.2%	19	5.9%
8	17	11.5%	20	6.3%
9	3	2.0%	5	1.6%
10	7	4.7%	4	1.3%
11	9	6.1%	5	1.6%
12	3	2.0%	2	0.6%
超过 12	8	5.4%	4	1.3%

在 UPSID 数据库语言中, 没有擦音的语言有 21 个 (其中大部分为澳大利亚土著民族语言); 一个擦音的语言有 37 个, 占 11.7%。而在中国的语言中, 不存在没有擦音的语言, 一个擦音的语言仅有 1 个 (卑南语)。藏缅语的擦音最多, 其后依次为阿尔泰语、苗瑶语、侗台语以及南亚语, 而南岛语和汉语的擦音最少。

基于我们的经验认识, 不少常见的语言现象都与语言的音节性质 (单/多音节) 有关, 比如元音、辅音的多少和声调的有无等。但是, 擦音的多少与音节的类型之间看不出必然的关系。南岛语和阿尔泰语作为典型的以多音节为主的语言, 前者擦音数量最少, 后者擦音数量较多; 而藏缅语和汉语作为典型的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 前者擦音数量最多, 后者擦音数量较少。这个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探究。

从调音部位来看, 齿龈擦音最多, 其次是唇齿擦音、软腭擦音、龈腭擦音, 再其次是声门擦音、卷舌擦音、龈后擦音以及小舌擦音等。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调音部位的擦音数量

部位	齿龈	唇齿	软腭	龈腭	声门	卷舌	龈后	小舌	齿间	双唇	硬腭	咽
数量	211	189	129	126	97	86	64	42	17	8	7	1

从发声类型来看, 擦音在中国语言音系中主要表现为清浊特征和送气与否特征之间的对立, 其中清浊特征较之送气与否特征更为突出。不送气清擦音最为常见, 不送气浊擦音较为常见, 送气清擦音少见。送气清擦音主要分布在白马语、怒苏语、尔龚语、扎坝语、布努语以及汉语合肥话等语言中, 其中齿龈部位的送气清擦音最为常见, 龈腭和卷舌部位的送气清擦音较为常见, 其他部位 (唇齿、齿间以及龈后等) 的送气清擦音少见 (燕海雄 2017)。

从复辅音的音节结构来看, 不同音类在不同音节位置上的出现频率和构音能力是不同的。其中基本辅音主要由塞音、塞擦音、鼻音和边音充当, 后置辅音主要由边音、颤音、擦音和半元音充当, 前置辅音主要由擦音、鼻音、边音以及颤音等弱气流强度音段充当, 而擦音充当前置辅音较之其他音类又更为常见。

擦音充当前置辅音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内的羌语支语言中, 例如羌语、普米语、嘉戎语、尔龚语、尔苏语、扎坝语以及拉坞戎语等。擦音作为前置辅音与其他音类的组合能力存在较

大的差异，在有的语言中组合能力较强，如拉坞戎语和尔龚语等；在有的语言中组合能力较弱，如普米语和尔苏语等（燕海雄 2017）。

二 擦音的主要来源

根据擦音在现代语言音系中的分布特征，Benedict（1972）构拟了原始藏缅语的擦音系统，梁敏、张均如（1996）构拟了原始侗台语的擦音系统，王辅世、毛宗武（1995）构拟了原始苗瑶语的擦音系统，Sagart（1999）构拟了上古汉语的擦音系统，孙宏开（2001）构拟了原始汉藏语的擦音系统。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诸家构拟的擦音系统

	唇齿	齿间	龈后	齿龈	龈腭	卷舌	软腭	小舌	声门
原始藏缅语				s z					h
原始侗台语				s z	ɕ ʑ		x ɣ ɣh	Ɂ Ɂh	h fi
原始苗瑶语	f v	θ	ʃ	s	ɕ ʑ	ʂ	x		h fi
上古汉语				s			x		
原始汉藏语				s z			x ɣ	(χ) (ʁ)	

从上述构拟可以看出，有些调音部位的擦音存古性质更强，比如齿龈、软腭擦音；有些调音部位的擦音创新性质更强，比如唇齿、齿间、龈后以及卷舌擦音等。比较擦音在古代汉藏语言 and 现代汉藏语言中的综合表现，可以看出擦音从古到今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有些擦音是原来就有的，有些则是后来的创新。现代汉藏语言中的擦音，有的来自早期的擦音，有的来自早期的塞音。前者属于语音保留现象，后者属于语音创新现象。来自原始共同语时期的擦音为原生层次，而来自后期语音演化的擦音为创新层次。新生的擦音主要来自古塞音（燕海雄 2011）。

（一）唇齿擦音的主要来源

在中国境内语言或方言的音系中，唇齿擦音是一种后起的语音现象。有的语言已经产生唇齿擦音，有的语言尚未产生，有的语言正在产生。从来源上看，唇齿擦音主要来自早期的双唇塞音。

表 4 唇齿擦音在壮语方言中的对应（张均如等 1999:191）

	武鸣	柳江	丘北	扶绥	龙州	靖西	广南（依）
水坝	fai ¹	wai ¹	wai ¹	phai ¹	phai ¹	phai ¹	phai ¹
棉花	fai ⁵	wai ⁵	wai ⁵	phai ⁵	phai ³	phai ³	phai ³
锅盖	fa ¹	wa ¹	wa ¹	pha ¹	pha ¹	pha ¹	pha ¹

表 5 唇齿擦音在临高语方言中的对应（孙宏开等 2007:1170）

	遗失	浮	二	磨	买	薄	菜园
琼山	bau ³	bau ²	ben ⁵	bɒn ¹	ben ^{1'}	bian ^{1'}	bin ³
临城	vau ³	vau ¹	vɔn ³	vɔn ¹	vian ¹	vian ¹	vɔn ³

表6 唇齿擦音在仡央语中的对应(薄文泽 2003:133-134)

	木佬语	仡佬语	拉基语	布央语
火	va ³¹	pai ³⁵	pe ⁴³	fi ²⁴
补	və ⁵³	pi ³⁵	pji ⁴³	paŋ ¹¹
飞	vai ³³	pjəu ¹³	phā ²³	pi ⁵⁵
扁	vo ²⁴	pin ⁴²	nu ²³ pe ²²	pem ³³

从表4-6可以看出,唇齿擦音和双唇塞音在现代侗台语言中具有整齐的对应关系。张均如(1995)认为:“轻唇音的发生和发展在各语支、语言或方言中并不同步,台语支轻唇音的产生比侗水支要早,其中尤以f比较普遍地出现于单、双数调字中的傣、泰、老挝等语言和壮语邕北、右江土语更早一些;侗水支中,水、拉珈语似乎比较早,毛南次之,佯僂、锦、莫、标几种语言较迟,侗语最迟,在固有词中,至今还未发现f。”张均如等(1999:191)认为,原始侗台语没有轻唇音(即唇齿擦音)声母,现代侗台语中的唇齿擦音是后起的,是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的。

表7 唇齿擦音在瑶语方言中的对应(毛宗武 2004:418、421、625)

	江底	东山	大坪	庙子源	长坪	罗香	石口	梁子	滩散
花	pjaŋ ³¹	pjaŋ ³¹	pjaŋ ⁵³	pjaŋ ³¹	pwaŋ ³¹	pwaŋ ³¹	bun ⁵⁵	faŋ ³³	faŋ ³³
粪	pwan ²⁴	hwai ³³	bun ⁴²	pwəŋ ³⁵	pon ³⁵	pwən ³⁵	bwei ⁵⁵	fən ⁴⁴	fən ³³⁵
薄	pje ¹²	blo ³⁵	pje ²²	pje ²¹	pwa ²¹	pwa ³²	bou ⁵⁵	fa ²²	fa ³²

从表7可以看出,瑶语方言中,江底、东山、大坪、庙子源、长坪、罗香以及石口话的双唇塞音在梁子和滩散中已经变为唇齿擦音。

表8 唇齿擦音在汉语方言音系中的对应(董同龢 2001:213)

	帮	滂	旁	忙	方	芳	房
中古汉语	*paŋ	*phaŋ	*baŋ	*maŋ	*pjuaŋ	*phjuaŋ	*bjuaŋ
现代汉语	paŋ ⁵⁵	phaŋ ⁵⁵	paŋ ³⁵	maŋ ³⁵	faŋ ⁵⁵	faŋ ⁵⁵	faŋ ³⁵

汉语音韵学界认为“古无轻唇音”。表8的音变现象说明现代汉语方言音系中的唇齿擦音来自中古时期的双唇塞音。

(二) 齿龈擦音的主要来源

齿龈擦音在现代中国语言音系中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部分保留了早期的齿龈擦音,另一部分来自早期的齿龈塞音。

表9 齿龈擦音在普米语方言土语中的对应(陆绍尊 2001:123-124)

	桃巴土语	拖七土语	左所土语	三岩龙土语
柱子	sẽ ⁵⁵	tã ⁵⁵	tã ⁵⁵	tã ⁵⁵
茅草	so ⁵⁵ mo ⁵³	tẽ ¹³ mo ⁵³	tẽ ¹³ mo ⁵³	tẽ ¹³ mo ⁵³
雾	zə ⁵⁵ rẽ ⁵⁵	də ⁵⁵ rẽ ⁵⁵	də ⁵⁵ rẽ ⁵⁵	də ⁵⁵ rẽ ⁵⁵

根据表 9, 普米语方言土语中的齿龈擦音与齿龈塞音之间对应整齐, 即桃巴土语[齿龈擦音]:拖七土语[齿龈塞音]:左所土语[齿龈塞音]:三岩龙土语[齿龈塞音]。

表 10 齿龈擦音在南亚语中的对应 (高永奇 2003:167)

	莽语	德昂语	布朗语新曼俄话	布朗语关双话	佤语
梳	θua ³⁵	dzaih	sat ¹	dot ¹	sət
臭	θam ⁵¹	sau	suʔ ¹	sɿʔ ¹	sauʔ
头虱	θi ⁵¹	sai	siʔ ¹	siʔ ¹	siʔ

根据表 10, 南亚语齿龈擦音与齿龈塞音之间的对应为: 莽语[齿间擦音]:德昂语[齿龈塞擦音/齿龈擦音]:布朗语新曼俄话[齿龈擦音]:布朗语关双话[齿龈塞音/齿龈擦音]:佤语[齿龈擦音]。

表 11 齿龈擦音在仡央语中的对应 (薄文泽 2003:135)

	木佬语	仡佬语	拉基语	布央语
眼睛	zo ³¹	to ³⁵	tju ⁴³	ta ²⁴
歌	zuŋ ⁵³	dzu ¹³	——	——
鼓	zuŋ ³¹	ta ³¹ lo ³¹	——	——

表 11 为齿龈擦音在仡央语中的对应情况。仡央语中的齿龈擦音与齿龈塞音之间的对应较为整齐, 即木佬语[齿龈擦音]:仡佬语[齿龈塞音]:拉基语[齿龈塞音]:布央语[齿龈塞音]。

表 12 齿龈擦音在壮傣语支语言中的对应 (孙宏开等 2007:1170)

	壮语	琼山临高语	临城临高语
黑	dam ¹	zem ^{1'}	lam ¹
红	diŋ ¹	ziŋ ^{1'}	liŋ ¹
里面	dau ¹	zo ¹	lo ¹

表 12 为齿龈擦音在壮傣语支语言中的对应分布情况。壮傣语支语言中齿龈擦音与齿龈塞音之间的对应非常规整, 即壮语[齿龈塞音]:琼山临高语[齿龈擦音]:临城临高语[齿龈边音]。

根据上文的比较可以看出, 齿龈擦音在南亚语中的语音对应情况较为复杂。齿龈塞音在擦音化的过程中, 最为直接的生成项应该是齿龈擦音, 而齿间擦音则是在齿龈擦音的基础上进一步音系调整的结果 (燕海雄 2011, 2017)。

(三) 软腭擦音的主要来源

软腭擦音在现代中国语言音系中至少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部分来自早期的软腭擦音, 另一部分来自早期的软腭塞音。

表 13 软腭擦音在壮语方言中的对应分布 (张均如等 1999:195)

	柳江	武鸣马头	丘北	环江	龙州	靖西	砚山	黑末
茅草	ha ²	xa ²	ɣa ²	ga ²	ka ²	ja ²	xa ²	ɣo ²
晚上	ham ⁶	xam ⁶	ɣam ⁶	gam ⁶	kam ⁶	jam ⁶	xam ⁶	ɣa ⁶
喉咙	ho ²	xo ²	ɣuə ²	go ²	ko ²	wo ²	xo ²	ɣɯn ²

根据表 13, 壮语方言中软腭擦音声母的对应较为整齐, 即柳江[喉擦音]: 武鸣马头[软腭清擦音]: 丘北[软腭浊擦音]: 环江[软腭浊塞音]: 龙州[软腭清塞音]: 靖西[零声母]: 砚山[软腭清擦音]: 黑末[软腭浊擦音]。上述词条的早期声母形式应该为软腭浊塞音(环江), 龙州方言中浊音清化了, 丘北、黑末方言中发生了擦音化音变, 武鸣马头和砚山方言在丘北和黑末方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清化为软腭清擦音, 柳江方言在武鸣马头和砚山方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生了调音部位的变化, 后化为喉擦音, 而靖西方言在柳江方言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后化为喉塞音声母(后脱落为零声母)。

表 14 软腭擦音在傣语方言中的变化(周耀文、罗美珍 2001:57)

	桥	饭、粮	苦
景洪	xo ¹	xau ³	xum ¹ ; xom ¹
孟连	xo ¹	xau ³	xum ¹ ; xom ¹
金平	kho ¹	khau ³	khum ¹
元阳	kho ¹	khau ³	khum ¹
武定	kho ¹	khau ³	khun ¹
马关	kho ¹	khau ³	khum ¹
元江	kho ¹	khau ³	kham ¹
绿春	kho ¹	khau ³	khu ¹

从表 14 可以看出, 傣语方言软腭擦音声母的对应较为整齐, 即景洪[软腭擦音]: 孟连[软腭擦音]: 金平[软腭塞音]: 元阳[软腭塞音]: 武定[软腭塞音]: 马关[软腭塞音]: 元江[软腭塞音]: 绿春[软腭塞音]。

表 15 软腭擦音在普米语方言土语中的对应(陆绍尊 2001:122-123)

	桃巴土语	拖七土语	左所土语	三岩龙土语
屎	xe ⁵³	kei ⁵³	kei ⁵³	kei ⁵³
蒜子	xi ⁵³	ku ⁵³	ku ⁵³	ku ⁵³
马	yu ³⁵	gu ¹³	gu ¹³	gu ¹³
九	yi ⁵⁵	gu ⁵³	gi ⁵³	ga ⁵³

表 15 显示, 普米语方言土语中, 软腭擦音声母的对应较为整齐, 即桃巴土语[软腭擦音]: 拖七土语[软腭塞音]: 左所土语[软腭塞音]: 三岩龙土语[软腭塞音]。在上述对应中, 软腭塞音在拖七土语、左所土语以及三岩龙土语中清浊对立分明, 在桃巴土语中发生了擦音化音变, 变化后依然保持清浊对立。

表 16 软腭擦音在南亚语中的对应分布(高永奇 2003:167-168)

	莽语	德昂语	布朗语新曼俄话	布朗语关双话	佤语
树	ho ³⁵	he	khu? ¹	khau? ¹	khau?
毛	mə ³¹ hok ⁵⁵	hu?	huuk ¹	hyk ¹	hauk
来	ho ³⁵	hau	huik ²	——	hoik

从表 16 可以看出, 南亚语软腭擦音声母的对应较为凌乱, 即莽语[喉擦音]: 德昂语[喉擦音]: 布朗语新曼俄话[软腭塞音/喉擦音]: 布朗语关双话[软腭塞音/喉擦音]: 佤语[软腭塞音/喉擦音]。布朗语新曼俄话、关双话及佤语的软腭塞音应是较早时期的语音形式, 莽语和德昂语的喉擦音应是较晚时期的语音形式, 而布朗语新曼俄话、关双话以及佤语的喉擦音应该正处在词汇扩散阶段。

再以厦门方言音系为例, 比较下面词条的语音形式:

表 17 软腭擦音在厦门方言音系中的文白异读 (张光宇 2006)

	猴	悬 _商	环	厚	寒	湖	闲
白读	kau ²⁴	kuan ²⁴	khuan ²⁴	kau ³³	kuã ²⁴	ɔ ²⁴	iŋ ²⁴
文读	hɔ ²⁴	hian ²⁴	huan ²⁴	hɔ ³³	han ²⁴	hu ²⁴	hian ²⁴

闽南方言音系中的匣母字有三种白读, 一种文读。白读是舌根塞音或零声母, 文读是喉擦音。张光宇 (2006) 认为, 文读是表层, 白读为底层, 文读叠置于白读之上, 体现出音系层次的时间序列, 即白读是方言固有的, 代表方言比较早期的音韵系统; 文读是外来的, 代表方言比较晚期的音韵系统。这样即可解释厦门话音系中文白异读的形成原因。软腭塞音代表相对早期的语音层次, 而软腭擦音则代表相对近期的语音层次。尽管文读层次有可能是外来的, 但其所代表的音韵结构应该晚于白读层次所代表的音韵结构。这就是说, 从音韵结构的历史层次上看, 文读层次是白读层次演化后的产物。因此, 厦门方言音系中的文白异读现象恰好说明了软腭塞音的擦音化现象。喉擦音是在软腭擦音的基础上变化来的, 零声母又是喉擦音进一步脱落的结果。

山西平遥方言匣母字的白读音是软腭塞音, 文读音是软腭擦音, 体现出来的也是擦音化现象。比较以下词条的语音形式:

表 18 软腭擦音在山西平遥方言音系中的文白异读 (侯精一 1988)

	核	合	护	喉	蛤
白读	kʌʔ ⁵³ /khʌʔ ⁵³	kʌʔ ⁵³	khu ³⁵	kuʌʔ ⁵³	kʌʔ ⁵³
文读	xʌʔ ⁵³	xʌʔ ⁵³	xu ³⁵	xəu ¹³	xʌʔ ⁵³

此外, 还有大量的音位变体现象也可以用来论证这个问题。普标语[g]与[ɣ]自由变读, 如 ga⁴⁵ “村寨”, 也可以读作 ɣa⁴⁵。在普标语音系中, 只存在[g], 不存在[ɣ], 后者是前者的变读形式, 或者说是有标记形式 (梁敏等 2007: 14)。门巴语的辅音[k]作声母出现在第二个音节时, 存在音位变体[ɣ], 例如 tso³⁵kaŋ³⁵/tso³⁵ɣaŋ³⁵ “这些”; 而作韵尾的时候, 存在音位变体[x]和[kh], 例如 lek⁵³/lex⁵³/lekh⁵³ “铁” (孙宏开等 2007: 198)。

综合上述语音对应、语音变异、词汇扩散以及文白异读等现象, 可以充分说明部分软腭擦音来自软腭塞音 (燕海雄 2011, 2017)。

三 结 语

在 148 个中国境内语言或方言中, 大部分语言有 4 至 8 个擦音。其中, 南岛语的擦音最

少,汉语次之,藏缅语的最多。从调音部位来看,齿龈擦音最多,其次是唇齿擦音、软腭擦音以及龈腭擦音等。从发声类型来看,不送气清擦音最为常见,不送气浊擦音较为常见,送气清擦音少见。擦音在不同语言中充当前置辅音的能力差异较大,并表现出倾向性较强的等级序列。

擦音存在不同的历史层次,一部分是古音的保留,另一部分是在音系演化过程中逐渐新生的。不管是基本辅音位置上的塞音,还是前置辅音位置上的塞音,在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逐渐弱化(擦音化)并脱落的过程,其中前置辅音位置上的擦音化现象表现得更为常见(燕海雄 2011)。新生擦音正是这个过程里的产物,并随着音节结构的演化逐渐汇入零声母。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三个步骤:(1)基于调音方法的擦音化;(2)基于调音部位的后移;(3)基于音节结构的脱落。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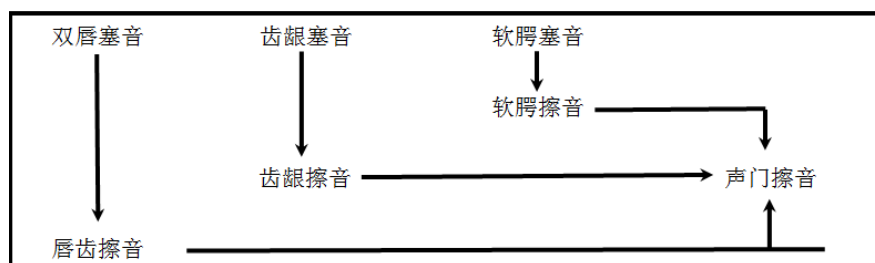


图1 新生擦音的源与流

新生擦音主要来源于早期的塞音,即唇齿擦音来源于早期的双唇塞音,齿龈擦音来源于早期的齿龈塞音,软腭擦音来源于早期的软腭塞音,并随着音节结构的演化,逐渐汇入声门擦音而最终走向脱落。

参考文献

- [1] 薄文泽. 2003.《木佬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语文出版社.
- [3] 戴庆厦. 2005.《浪速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4] 董同龢. 2001.《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
- [5] 高永奇. 2003.《莽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6] 侯精一. 1988.《平遥方言的文白异读》,《语文研究》第2期.
- [7] 江 荻. 2002.《藏语语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8] 梁 敏、张均如.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9] 梁 敏、张均如、李云兵. 2007.《普标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0] 陆绍尊. 2001.《普米语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1] 毛宗武. 2004.《瑶族勉语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2] 孙宏开. 1999.《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民族语文》第6期.
- [13] 孙宏开. 2001.《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

- 《民族语文》第1期.
- [14]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 2007. 《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 [15] 王辅世、毛宗武. 1995. 《苗瑶语古音构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6] 燕海雄. 2011. 《论东亚语言塞音的音变规则》，上海：中西书局.
- [17] 燕海雄. 2012. 《从我国语言看国际音标表的修订与完善》，《民族语文》第5期.
- [18] 燕海雄. 2017. 《论汉藏语言擦音的类型与共性》，载《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编委会编《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一辑）第164-1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 张光宇. 2006. 《论汉语方言的层次分析》，载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三辑）第124-1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 张均如. 1995. 《侗台语族轻唇音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第1期.
- [21]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等. 1999. 《壮语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22]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傣语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3]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4]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On the Types and Primary Origins of Fricatives in Languages of China

YAN Haixiong

[Abstract] Fricatives are highly common in languages spoken in China, but with an uneven distribution cross-linguistically. Most languages have 4 to 8 fricatives; specifically,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have the fewest fricatives, next to Chinese, while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re the biggest in the number of fric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s of articulation, alveolar fricatives are the biggest in number, followed by labio-dental fricatives, velar fricatives and alveolo-palatal fricatives. As to their historical origins, some fricatives are inherited from ancient languages; others are later innov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hon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new fricatives come mainly from the stops in ancient languages.

[Keywords] fricative fricativization type origin

（通信地址：100872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